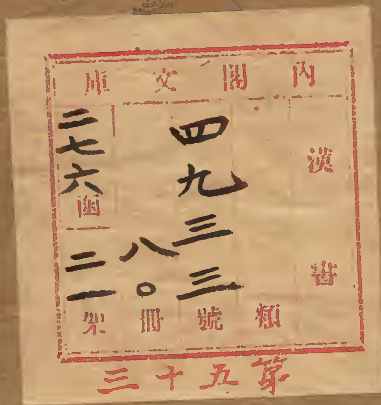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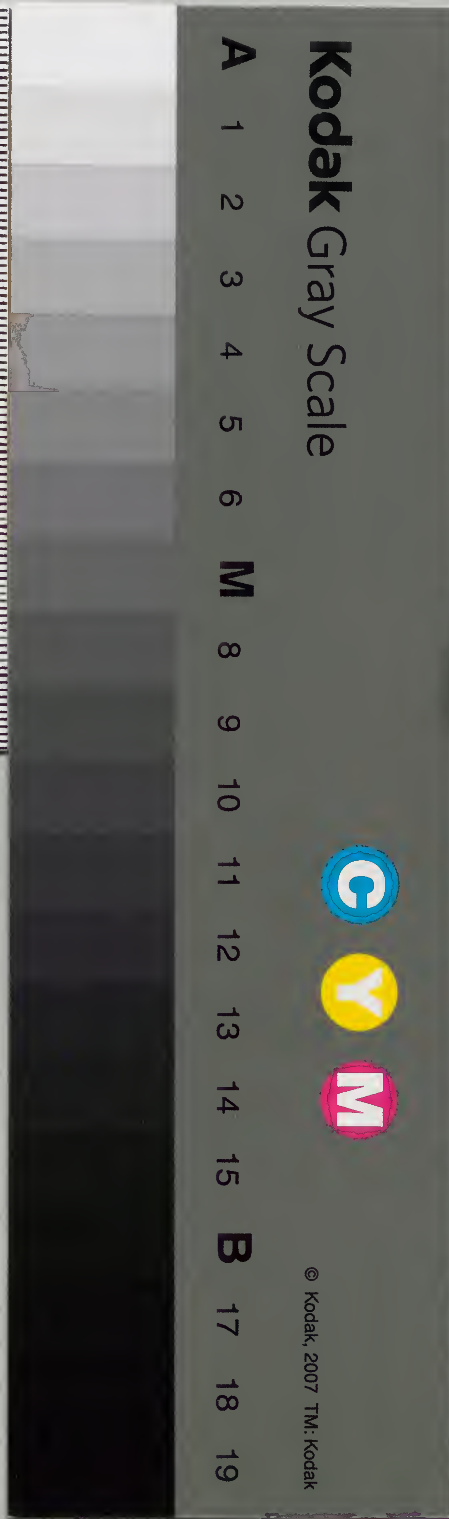


左傳 十八之九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933
冊數	80 (53)
函號	276 32



春秋左傳卷十八

淺草文庫

晉鎮南大將軍富陽縣侯京兆杜預集解

明後學東吳葛藁較訂

襄公

傳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邾在二十四年不直言會夷儀者別

其五月秦晉為成晉韓起如秦涖盟秦伯車如晉涖盟伯車秦

其廉反成而不結不結固也傳為後年修成起本當繼

經二十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春秋左傳

卷十八襄公

一

水襄堂

術雖未居位林甫專
邑昔國猶為叛也

甲午衛侯術復歸于衛

復其位曰復歸名
與不名傳無義例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吳荀
偃子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卿會公侯皆應貶方責宋向戌後期故書良霄以駁之若
皆稱人則嫌向戌直以會公貶之○澶市延反駁邦角反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稱君以殺惡其父子相殘
害○痤才何反惡鳥路反

晉人執衛甯喜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未同盟而
赴以名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葬許靈公

傳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修會夷儀
歲之成叔向命召行

人子員欲使答秦命
○員音云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御進也言
次當行三云叔

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同為
大夫何以黜朱於朝黜退
也撫劍從之

從叔
向也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集
成晉國賴之不

集三軍暴骨于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

所能御也拂衣從之拂衣褻裳也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庶幾

於吾臣之所爭者大帥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謂二

心競為忠而撫劍拂衣不務德而爭善爭謂所私欲已侈能無卑乎私欲

衛獻公使子鮮為復使為已辛辭不敬妣強命之敬妣獻公及

強其求反國爾能敬妣強命之敬妣獻公及

丈反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妣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

公使與甯喜言言復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子鮮賢國人

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妣不得以公命與甯喜言

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遠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

君之出敢聞其入十四年孫氏欲逐獻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

穀衛大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前出獻公天下誰畜之畜

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悼子甯喜也受穀

曰我請使焉而觀之觀知可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

十二年矣淹久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言其為人若不

已死無日矣已止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

能亡於我何為言子鮮為義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

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宋二子孫文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

孫氏不克伯國傷伯國孫襄也父兄皆不在故乘弱政之審子出舍於郊欲伯國

歿孫氏夜哭國人召審子審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

太子角子叔衛侯剽言子叔剽無諂故書曰審喜弑其君剽言罪之在審氏也

嫌受父命納舊君無異故發之孫林父以戚如晉以邑晉屬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

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

也林父事剽而衍入義可以退唯以專邑自隨為罪故傳發之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

之也本晉納之夷儀今從夷儀入國嫌若晉所納故發國納之例言國之所納而復其位大夫遊於竟者

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頷之而已頷搖其頭

言衍驕心易生○竟音境領戶感反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

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二三子諸大夫吾子獨不在寡人在存問之

公聞文子答審喜之言故忿之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所怨在親親對

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縶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

出者有居者出謂躬居謂剽也臣不能貳道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

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傳言衛侯不能安和大臣

衛人侵戚東鄙以林父叛故孫氏愬于晉晉成茅氏茅氏戚東鄙殖綽伐

茅氏殺晉戍三百人殖綽齊人今求在衛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

不如厲惡鬼也遂從衛師敗之圍蒯感父言更還逐殖綽圍衛地雍鉏獲殖綽孫氏

復愬于晉

鄭伯賞八陳之功。入陳在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

之服。先路次路皆王所賜車之總名恭請之於王先八邑。以路及命服為邑先八邑

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隆殺以

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上卿子展次卿子西十一年良霄見經十九年乃立子產為卿故位在四且子

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賞禮以禮見賞謂六邑也公固子之乃受

三邑。位次當受二邑以公固與之故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知國讓

不失禮

晉人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

召公為澶淵會

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雩婁今屬安豐郡遂侵鄭五月

至于城麋鄭皇頡戍之。皇頡鄭大夫守城麋之邑出與楚師戰

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公子圍共王子靈王也正於伯州犂

直也伯州犂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犂曰所爭君子也其何

不知。言王子圍及穿封戌皆非細人易別識也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

介弟也。介大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

子。上下手以道囚意囚曰頡遇王子弱焉。弱敗也言為王子所得戍怒抽戈逐王

冬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董父與皇頡戍城麋。印董父鄭大夫楚人

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大叔為令正。主作辭令

春秋左傳 卷六 襄公 五

之以為請。子產曰：不獲。謂大叔辭以貨。請董父必不得。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

不可謂國。秦不其然。受楚獻功大名也。以貨。免之。小利故謂秦不爾。若曰：拜君之勤，鄭

國徵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辭如此。董弗從。遂

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更遣使執幣。用子產辭。乃得董父。傳稱子產之善。

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成田

正戚之。封疆。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戚城西北五十里有懿城。因姓以名城。取田六十井。

趙武不書，尊公也。罪武會公侯。向戌不書，後也。後會期。鄭先宋不

失所也。如期。於是衛侯會之。晉將執之。不得與會。故不書。晉人執齊喜於宮

遺使女齊以先歸。討其弒君伐孫氏也。遺其宮括之子女齊。司馬侯歸晉而後告諸侯。故經書在秋。○女音

汝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士弱，晉主。獄大夫。秋七月，齊侯

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欲共請之。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嘉樂，詩大雅取其嘉。

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嘉戶嫁反。國景子相齊侯。景子，國弱。賦蓼蕭。蓼蕭，詩小雅言

大平澤及遠，若露之在蕭，以喻晉君恩澤及諸侯。○蓼音六，大音泰。子展相鄭伯，賦緇衣。緇衣，詩鄭風義

取適子之館兮，還子授子之粲兮，言不敢違遠於晉。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

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蓼蕭，緇衣，二詩所趣各不同。故

拜二君。辭異。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私與叔向語。曰：晉君宣其明德於

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

臣執君若之何。謂晉為林父執衛侯。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

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言自以殺晉成三百人為罪不以林父故國子賦轡之

乘矣逸詩見周書義取其政以安諸侯若乘轡之御剛馬子展賦將仲子兮將仲子詩鄭

可畏衛侯雖別有罪而衆人猶謂晉為臣執君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

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子展鄭子罕之子居身儉而用心壹鄭穆公十一子子然二子孔三族已

亡子羽不為卿故唯言七穆鄭七穆謂子展公孫舍之罕氏也子西公孫夏駟氏也子產公孫僑國氏也伯有良霄良氏也

子大叔游吉游氏也子石公孫段豐氏也伯石印段印氏也穆公十一子謂子良公子去疾也子罕公子嘉也子駟公子驪也

子國公子發也子孔公子嘉也子游公子偃也子豐也子印也子羽也子然也士子孔也子然二子孔已亡子羽不為卿故止

也

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芮司徒宋大夫芮如銳反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

妾取以入共姬宋伯姬也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平公共姬子也共姬與

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尤甚也姬納諸御嬖生佐佐元惡而媵

佐貌惡而心順大子痤美而狠狠美而心狠戾合左師畏而惡之合左師向戌惡鳥路反

寺人惠牆伊戾為大子內師而無寵惠牆氏伊戾谷秋楚客聘於晉過

宋上巳有秋復發傳者中間有初大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

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夫謂大子也對曰小人之事

君子也惡之不敢近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

共其外莫共其內伊戾為大子內師不行恐內侍廢闕臣請往也遣之至則飲用

牲加書徵之詐作盟處為大子反徵驗也而騁告公也騁馳也曰大子將為

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言欲速得公位。公使

視之，則信有焉。有盟也。問諸夫人，與左師。夫人，佐母奔也。則皆曰：固聞之。

公囚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以其從也。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

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聒，謹也。欲使佐失期。謹呼端反。過期乃益

而死。佐爲太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

馬者。步馬，習馬。亨，普彭反。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爲君夫人

余胡弗知？圍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以

爲錦馬。之先。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

首受之。左師，令使者改命也。傳言宋公聞左師諛大子所以無罪而死。

鄭伯歸自晉。請衛侯歸。使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煩執事，懼不免

於戾。言自懼失敬於大國而得罪。使夏謝不敏。夏，子西名。君子曰：善事大國，將求

必先下之，言鄭所以能自安。

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聲子，子朝之子。

伍舉，子胥祖父，椒舉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爲申公而亡。獲罪，出奔。楚人

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

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班，布也。布荆坐地共。議歸楚事，朋友世親。聲子曰：子行也，吾

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平在明年。聲子通使於晉。爲國通事。還如

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故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

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杞梓皆木雖楚有材晉實用之言楚亡臣多在晉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夫謂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歸生聲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從之亡也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詩大雅殄盡也瘁病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逸善也不經不用常法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詩商頌言殷湯賞不僭差刑能為下國所命為天子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樂行

賞而憚用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時是以將賞為之加膳膳加膳則飫賜不饜足所謂加膳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盛饌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療治也所謂楚人不能其材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在文十四年晉人置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殿後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窵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鈞同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

而還成六年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侵鄭於沈獲沈子八年復侵楚敗申息獲申麗麗力馳反鄭於

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

與大夫不善是也不是其曲直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鄙鄙晉邑許大反又超

六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在成十年晉將遁矣

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簡

蒐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次舍也焚舍示必死陳直觀反明日將戰行歸者而

逸楚囚欲使楚知之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在九年

降戶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楚東小國及陳見楚不能救彭城皆叛五年

年楚人討陳叛子反與子靈平夏姬子靈巫臣而雍害其事子反亦故殺令尹子辛雍害巫

臣不使得取夏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邢晉邑以為謀主扞禦北

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使使其子狐庸為吳

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駕棘皆楚邑譙國鄆縣東北有棘亭鄆才多

反又子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事見成七年若

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若敖亂在宣四年苗晉邑賁扶云反

以為謀主鄢陵之役在成十年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

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言楚之精卒唯在中軍陳直觀反若塞井

夷竈成陳以當之塞井夷竈以為陳欒范易行以誘之欒書時將中軍范燮佐之易行

謂簡易兵備欲令楚貪已不復顧中行二郤必克二穆郤鉤時二穆之兵行戶郎反又音衡

中行偃佐之卻至佐新軍令此三人分良以攻

二穆之兵楚子重子辛皆出穆王故曰二穆

王族必大敗之四萃四面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也夷傷

楚之間謂火滅為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

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

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

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言楚亦不以為意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

縣以比叔向以舉材能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

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椒鳴伍舉子傳言聲子

孫復仕於楚

許靈公如楚請伐鄭十六年晉伐許他國皆大夫獨鄭伯曰師

不興狐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

月楚子伐鄭許為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和在

楚王是故昧於一來昧猶不如使還而歸乃易成也遠快夫小

人之性繫於勇晉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

若何從之繫動也畜貪也言鄭之欲與楚戰者皆繫勇子展說

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隋其城南里鄭邑說涉於樂氏

樂氏津名門于師之梁鄭城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汜而歸於汜城

水南歸縣而後葬許靈公卒靈公之志

音玄汜音凡

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衛侯以女說晉而後得免君子是以知平公之

失政也傳言晉之衰

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問何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

宰旅無他事矣起宣子名禮諸侯大夫入天子國稱士時事四時貢職宰旅冢宰之下士言獻職貢於幸旅不敢斥

王問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阜大也傳言周禮唯韓起不失舊

禮唯韓起不失舊

齊人城邾之歲在二十四年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烏餘齊大夫廩丘今東郡

襲衛羊角取之今廩丘縣所治羊角城是遂襲我高魚高魚城在廩丘縣東北

有大雨自其竇入雨故水介于其庫入高魚庫而介其甲以登其城克而

取之取晉高魚無所諱而不書其義未聞又取邑于宋於是范宣子卒宣子諸侯

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為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為盟

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言於

比類宜見討而貪之是無以為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

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胥梁帶晉大夫能無用師言有權謀

經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景公即位通嗣君也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

許人曹人于宋

案傳會者十四國齊秦不交相見邾滕為私屬皆不與盟宋為主人地於宋則與盟可知故經唯序九國大夫楚先晉軟而書先晉貴信也陳于晉會常在衛上孔奐非上猶故在石惡下

衛殺其大夫甯喜

甯喜弑剽立衍衍今雖不以弑剽致討於大義宜追討之故經以國討為文書名也書在宋會下從赴

衛侯之弟鱣出奔晉

衛侯始者云政由甯氏祭則寡人而今復患其專緩答免餘既負其前信且不能友于賢弟使至出奔故書弟以罪兄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夏會之大夫也豹不倚順以顯弱命之君而辨小是以自從故以違命貶之釋例論之備矣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命長歷推十一月朔非十二月傳曰辰在申再失閏若是十二月則為三失閏故知經誤

傳二十七年春齊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諸喪邑謂

齊魯宋也周密也必密來勿以受地為各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地來故許許封之烏餘

以其眾出出受使諸侯偽效烏餘之封者效致也使齊魯宋偽若致邑封烏餘者

而遂執之盡獲之皆獲其徒眾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

晉傳言趙文子賢故平公雖失政而諸侯猶睦

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季慶封字

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

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相鼠詩鄘風曰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慶封不知此詩

為已言其閭甚為明年慶封來奔傳○鄆音容

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免餘衛大夫公曰微甯子不及

此及此反吾與之言矣言政由甯氏事未可知恐伐之未必勝祇成惡名止

也祇音支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

二公孫衛大夫使攻甯氏弗克皆死無地及臣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

子死余矣獻公出時公孫臣之父為孫氏所殺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

穀尸諸朝穀不書非卿也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

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行會于宋為明年召惡奔傳○衣於

既子鮮曰逐我者出謂孫林父納我者死謂甯喜賞罰無章何以沮勸

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難以治國且鱣實使之使甯喜納君遂出

奔晉公使止之不可不肯留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誓不

還託於水門水門晉邑不鄉衛國而坐怨之深也木門大夫勸之

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想乎從之

謂治其事也事治則明已出欲仕無所自想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誓不仕

公喪之如稅服終身稅即總也喪服總練裳縷細而希非五服之常本無月數痛愍子鮮故特

為此服此服無月數而獻公尋薨故言終身喪息郎反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

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論語稱千室又云十室明通稱臣弗

敢聞且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

以為少師公使為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贊大事贊佐也君其命

之乃使文子為卿文子大叔儀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

欲獲息民之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

財用之盡盡害物之蟲小國之大苗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

之言雖知兵不得久弭今不可不許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

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

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

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甲辰

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

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合卿享宴之禮故曰禮也周禮司馬掌會同之

之事○難之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宋向戌自美弭兵之意敬逆趙武趙

武叔向因享宴之會展賓主之辭故仲尼以為多文辭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

惡至須無陳文子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趙武命盈追已故言從趙武後武遣盈如楚丙

辰邾悼公至小國故君自來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時令尹

陳遣黑肱就晉大夫成盟載之言兩相然可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就

陳成楚之要言戊辰滕成公至亦小國君自來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

見也使諸侯從晉楚者更相朝見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

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不能服而使之楚君若能使秦

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請齊使朝楚壬申左師復言於子

木子木使駟謁諸王駟傳也謁告也王曰釋齊秦他國請

相見也經所以不秋七月戊寅左師至從陳還是夜也趙孟及子

誓盟以齊言子哲公子黑肱素要齊其辭至盟時不得復訟乎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

奂蔡公孫歸生至二國大夫與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示

相晉楚各處其偏晉處北楚處南伯夙謂趙孟伯夙荀盈曰楚氛甚惡懼難

有襲晉之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營在宋北東頭為上故晉營在東有

急可左迴入宋東門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甲在衣中欲伯

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

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

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大宰伯州犁告

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

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志言信三者具而後身安存信亡何以及

三為明年子木死起本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日何害也匹夫一

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單盡也斃路也若合諸侯之卿以

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斃於死非子之患也楚食言

不食言故無患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濟成也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

且吾因宋以守病為楚所病則則夫能致死雖倍楚可也宋為地

致死助我則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

害我稱舉也吾庸多矣非所患也晉獨取信季武子使謂叔孫以

公命曰視邾滕兩事晉楚則公賦重故欲比小國武子既而齊

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私屬二國故叔孫曰邾滕人之私

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

也季孫專政於國魯君非得有命今君唯以此命告豹晉楚爭

先爭先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

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

狎更也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只辭心只非

歸其尸盟也尸主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

者小國主辨具楚為晉細不亦可乎欲推使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

信也蓋孔子追正之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客一坐所

飲大夫酒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

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前盟諸大夫不敢

以近在其國故謙而重盟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

重盟故不書蒙門宋城門諸侯故問之對曰天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

信於鬼神無愧辭祝陳馨香德足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

尚上也。能歆神人。歆，享也。使神享其祭，人懷其德。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五君，謂文襄靈成景。

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楚，泣盟。重結晉楚之好。

鄭伯享趙孟于垂隴。自宋還，過鄭。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二子石，印段、公孫段。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

武亦以觀七子之志。詩以言志。子展賦《草蟲》。草蟲，詩召南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

亦既覯止，我心則降。以趙孟為君，亦既勸忠，反降戶江反。又如字。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在上降，故可抑武也。不足以當之。

伯有賦《鵲之賁賁》。鵲之賁賁，詩邶風。衛人刺其君淫亂，鵲鵲之不若義，取人之無良。趙孟曰：牀第之言，我以為兄，我以為君也。○鵲順倫反音音奔。

趙孟曰：牀第之言，我以為兄，我以為君也。○鵲順倫反音音奔。

趙孟曰：牀第之言，我以為兄，我以為君也。○鵲順倫反音音奔。

趙孟曰：牀第之言，我以為兄，我以為君也。○鵲順倫反音音奔。

趙孟曰：牀第之言，我以為兄，我以為君也。○鵲順倫反音音奔。

不踰閭，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第，簪也。此詩刺淫亂，故云牀第之言。闕門限使

人趙孟自謂。子西賦《黍苗》之四章。黍苗，詩小雅四章曰：蕭蕭謝

成之比趙。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推善於其君。子產賦《隰桑》。隰桑，詩小

孟於召伯。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推善於其君。子產賦《隰桑》。隰桑，詩小

雅義取思見君子，盡心以事。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卒章曰：心

之曰：既見君子，其樂如何？趙孟曰：武請受其惠。印段賦《蟋蟀》。蟋蟀，詩唐

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趙武欲子產之見規誨。子大叔賦《野有蔓草》。野有蔓草，詩鄭

遇適我。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大叔喜於相遇。印段賦《蟋蟀》。蟋蟀，詩唐

願兮。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大叔喜於相遇。印段賦《蟋蟀》。蟋蟀，詩唐

風曰：無以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言瞿然，顧禮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

有望矣。能戒懼不荒。公孫段賦《黍扈》。黍扈，詩小雅。義取君子有禮文，故能受天之祐。趙

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此桑扈詩卒章。若保是言也，欲辭福

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此桑扈詩卒章。若保是言也，欲辭福

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此桑扈詩卒章。若保是言也，欲辭福

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寶榮。言誣則鄭伯未有其實，趙孟偁賦詩以自寵，故言公怨之，以為寶榮。其能

久乎？幸而後亡。言必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

謂矣。稔，年也。為三十年。鄭殺良書傳。稔而甚反。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

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謂賦草蟲曰：我心則降。降，胡江反。印氏其次也。樂而

不荒。請賦蟋蟀曰：好樂無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

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欲宋君稱功加厚賞。故謙言免死之邑也。公與之邑六

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

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

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金、木、水、火、土也。民竝用之，

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

人以興，謂湯武。亂人以廢，謂桀紂。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

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

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削，賞左師之書。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

城。司城，子罕。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

彼已之子，邦之司直。詩鄭風。司直也。樂喜之謂乎？樂喜，子罕也。善其不阿向氏。何以

恤我？其收之。逸詩。恤，憂也。收取之。向戍之謂乎？善向戍能知其過。

齊崔杼生成及疆而寡。偏喪曰寡。寡，特也。喪息浪反。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

以孤入白棠無咎無咎棠公之子與東郭偃相崔氏東郭偃姜之弟崔成有疾

而廢之有惡疾也而立明成請老子濟南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成欲居崔邑以終老崔

子許之偃與無咎弗子曰宗邑宗廟所在崔宗邑也必在宗主宗主謂崔明

成與疆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

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夫子謂崔杼慶封曰子

姑退吾圖之告盧蒲癸慶封屬大夫封以成疆之言告癸癸普結反盧蒲癸曰彼

君之讎也天或君將奔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君謂齊莊公為崔杼所弑

崔之薄慶之厚也崔敗則慶專權他日又告成疆復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

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疆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

之朝崔子怒而出其眾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

而出圉人養馬者寺人菴士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恐滅家禍不止其身遂見慶

封慶封曰崔慶一也言如一家是何敢然請為子討之使盧蒲癸帥

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堞短垣使其眾居短垣內以宋弗克使國人

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疆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妻東郭姜復命於

崔子且御而歸之縊為崔子御至則無歸矣乃縊終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崔明

夜辟諸大墓開先人之冢以藏之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當國秉政

楚還罷如晉泣盟罷令尹子蕩報荀盈也○罷音皮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既醉

詩大雅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以美晉侯比之大平君子也叔向曰遺氏之有後

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言政必歸之。

崔氏之亂。在二十五年。申鮮虞來奔。僕貨於野，以喪莊公。為齊莊公服喪。冬

楚人召之，遂如楚，為右尹。傳言楚能用賢。

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可歷過也。再失閏矣。謂斗建指庚辰。

十一月，今之九月，斗當建戌而在申，故知再失閏也。文十一年三月甲子至今，年七十一歲，應有二十六閏，今長歷推得二十四閏，通計少再閏。

釋例言之詳矣。

經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前年知其再失閏，頓置兩閏以應天正，故此年正月建子，得以無冰為災而書。

夏衛石惡出奔晉。

審喜之黨書名惡之。惡之烏路反。

邾子來朝。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

告將朝楚。鵠居謁反。

冬齊慶封來奔。

崔杼之黨者，酒荒淫而出，書各罪之，自魯奔吳不書，以絕位不為卿。者市志反。

十有一月公如楚。

為宋之盟
故朝楚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靈王也

乙未楚子昭卒

康王也十二月
無乙未日誤

傳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

梓慎魯大夫今
年鄭游吉宋向

戌言之明年饑
甚傳乃詳其事

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

歲星也星紀在丑斗
牛之次玄枵在子虛危

之次十八年晉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是歲歲星在亥至此年
十一歲故在星紀明年乃當在玄枵今已在玄枵淫行失次

以有時舊陰不堪陽

時謂無冰也盛陰用事而温
無冰是陰不勝陽地氣發洩蛇乘龍武之

宿虛危之星龍歲星木也木

為青龍夫次出虛危下為蛇所乘

宋鄭之星也

歲星本位在
東方東方房

心為宋角立為鄭故
以龍為宋鄭之星

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

玄枵三宿虛枵
星在其中

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為

歲為宋鄭之星今失常淫入虛耗
之次時復無冰地氣發洩故曰土

虛民

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曰狄朝于晉宋之盟

故也

陳侯蔡侯胡子沈子楚屬也宋盟曰晉
楚之從交相見故朝晉燕國今薊縣

齊侯將行慶封曰

我不與盟何為於晉

以宋盟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

事大國
當先從

其政事而後薦
賄以副已心

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

言當從大國
請事以順其

志雖不與盟敢判晉乎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

五年○重
直龍反

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

之祀禮也石惡之先石碯有大功於衛國惡之罪不及不祀故曰禮○碯七略反

邾悼公來朝時事也傳言來朝非宋盟宋盟唯施於朝晉楚

秋八月大雩旱也

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不免

禍日其過此也往日至晉時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赦也送往

廷于况反後同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

國而惰傲以為已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淫

而不父通大子班之妻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為三十年蔡世

孟孝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魯晉屬故告晉而行

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

實親辱君謂鄭伯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駟奔問諸晉

而以告問身君應來朝否○駟人實反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

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休福也此君之憲令

而小國之望也憲法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聘用乘皮束帛以歲之

不易聘於下執事言歲有饑荒之難故鄭伯不得自朝楚○易以政反今執事有命曰女

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

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震下坤之頤震下艮

上六變曰迷復凶復上六爻辭也復反也極陰反陽之封上處得頤曰迷復凶極位迷而復反失道已遠遠而無應故凶

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謂欲得鄭朝而棄其本不修德復歸無所是謂迷復失道已遠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言楚子必死君往當遂其葬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幾近也言失道遠者復之亦難

吾乃休吾民矣休息也言楚不能復為害禪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

禪竈鄭大夫歲棄其次而旅旅明年之次以害鳥祭周楚惡之旅客處也

歲星棄星紀之次客在玄枵歲星所在其國有福之次於北禍衝在南南為朱鳥鳥尾曰翟鶉火鶉尾周楚之分故周王楚子受其咎俱論歲星過次梓慎則曰宋鄭饑禪竈則曰周楚王死傳故備舉以示卜占惟人所在○帑音奴

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至敵國郊除地封土為壇以受郊勞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

四國未嘗不為壇外僕掌次舍者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為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

之天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苗患賞其德刑刑也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

人無怠於德也怠懈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自解說也請其不足行

其政事奉行大國之政共其職貢從其時命從朝會之命不然則重其幣帛

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

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無昭禍以告子孫

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舍慶封子慶封當國不自則以政為政以付舍○者市志反則以

其內實遷于盧蒲癸氏易內而飲酒內實寶物妻妾數日國遷也移而居癸家

朝焉就於盧蒲氏朝見卦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亡人辟崔氏難出奔者故

反盧蒲癸癸臣子之子之以其女妻慶舍之妻七計反慶舍之士

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辨別也別姓而後可相取慶氏盧蒲氏皆姜姓

曰宗不余辟言舍欲妻已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

宗言巴苟欲有求於慶氏不能復顧禮譬如賦詩者取其一章而已○斷音短惡音烏癸言王何而反之

二人皆嬖二子皆莊公黨二十五年崔氏賦莊公癸可出奔今還求寵於慶氏欲為莊公報讎使執寢戈

而先後之寢戈親近兵杖○先悉薦反後戶豆反公膳曰雙雞卿大夫膳食養人竊更

之以鶩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御進食者養人御者欲使諸大夫怨慶氏

蒲癸滅其膳蓋盧蒲癸王何之謀○鶩音木去起呂反洎其器反子雅子尾怒二子皆惠公孫慶封告盧

析歸父告晏平仲欲與共謀子雅子尾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

謀也言弗敢出不敢洩謀知音智有盟可也子家曰子之言云子家析歸父

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子車齊大夫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

所能也佐子車名陳文子謂桓子桓子子無字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

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慶封時有此木積於六軌之道文子曰可慎守也

已善其不志於貨財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龜兆曰或卜攻讎

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字從丙辰

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字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季慶封示之兆

曰死奉龜而泣無字泣乃使歸慶嗣聞之嗣慶封之族曰禍將作矣謂

子家速歸子家慶封子禍作必於宗嘗秋祭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

無悛志悛改宿也子息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子息慶嗣陳無字濟水而

戕舟發梁戕殘壞也不欲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

捷矣姜癸妻慶舍女癸告之告欲殺慶舍姜曰夫子復莫之止將不出我請

止之夫子謂慶舍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泣事臨祭

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至公所麻嬰為尸

甲環公宮廟在宮內陳氏鮑氏之圉人為優優能慶氏之馬善驚士皆

釋甲束馬束縛之也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魚里里名優在魚里就觀之樂高

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樂子雅高子尾陳陳須無鮑鮑國子尾抽楬擊扉三楬

也扉門闔也以楬擊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

屏為期楬音角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

左肩猶援廟桷動於霰霰屋棟○刺七以俎壺授殺人而後死

言其遂殺慶繩慶繩麻嬰慶繩公懼鮑國曰羣臣為君故也言欲奪

為亂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言公懼於外難○慶封歸遇

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陳鮑在弗

克反陳子嶽嶽里名○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

可以鑑光鑑形也展莊叔見之魯大夫曰車甚澤人必瘳宜其亡也叔

孫穆子食慶封汜祭禮食有祭示有所先也汜祭穆子不

說使工為之誦茅氏工樂師茅氏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

讓魯受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句餘吳子夷未也朱聚其族焉

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

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

而殲旃殲盡也旃之也為昭四年

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嫌時已聞喪

崔氏之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丘在

三十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反還與晏子擗

殿其鄙六十擗殿齊別都以擗殿邊鄙六十邑與弗受子尾曰

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

欲也益之以擗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

系火定專 卷之八 襄公 三 齊懷宣

春秋左傳卷之八 襄公八年

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遷移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言厚利皆人之所欲。唯正德可以為之幅。使無黜嫚。黜猶放也。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

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致還也。公以為忠。故有寵。釋盧蒲癸于北。

竟。釋放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十人。亂治也。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葬必須十人。崔氏故必得。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崔氏大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

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更殯之於路寢也。十二月戊戌朔乙亥誤。○柩其柩。

反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崔氏弑莊公。又葬不如禮。故以莊公棺著崔杼尸邊。以章其罪。○著丁略反。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始求崔杼之尸不得。故傳云國人皆知之。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加楚。公過鄭。鄭伯不在。已在。伯有廷勞於黃崖。不敬。崇陽宛陵縣西有黃水。西南至新鄭城。西人洧。○廷音旺。勞力報反。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伯有不受戮。必還為鄭國害。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言無以承先。祖守其家。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言薄土。行潦之蘋藻。言賤菜。寘諸宗室。薦宗廟。季蘭尸之敬也。言取之菜於阿澤之中。使服蘭之女。而為之主。神猶享之。以其敬也。敬可棄乎。為三十年鄭殺良霄傳。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昭伯叔仲。

春秋左傳 卷之八 襄公八年 叔仲昭伯

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邇近也飢寒之不恤誰遑

其後遑暇也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言足子服

子始學者也言未識遠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成伯榮公遂行從昭

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為非為楚也飢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

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為之備宋公遂反

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宋盟有表甲之隙不以此廢好故曰禮

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徵審也此緩告非有事宜

直臣子怠慢故於此發例

春秋左傳卷十八終

春秋左傳卷十九

晉鎮南大將軍當陽縣侯京兆杜預集解

明後學東吳葛藹較訂

襄公

經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公在外闕朝正之禮甚多而唯書此一年者魯公如楚既非常此公又踰年故發此一事以明常

夏五月公至自楚

庚午衛侯衎卒

無傳四同盟衎苦且反

閻弒吳子餘祭

閻守門者下賤非士故不言盜○祭側界反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

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公孫段伯石也三十年伯有死乃命為卿今蓋以攝卿行○羯居謂反

晉侯使士鞅來聘

杞子來盟

杞復稱子用夷禮也

吳子使札來聘

吳子餘祭既遣札聘上國而後歿札以六月到魯未聞喪也不稱公子其禮未同於上國

秋九月葬衛獻公

無傳

齊高止出犇北燕

止高厚之子

冬仲孫羯如晉

傳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

釋解也告廟在楚解公所

以不朝正楚人使公親禭諸侯有遣使贈禭之禮今楚朝正欲依遣使之比○禭音遂公患之穆叔

曰被殯而禭則布幣也

先使巫被除殯之凶邪而行禭禮與朝而布幣無異○被音弗

乃使巫

二

承襄堂

以挑蒻先被殯蒻音列楚人弗禁既而悔之禮君臨臣喪乃被殯故楚悔之

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於北郭兵死不入郭城故葬北郭

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

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楚邾敖即位邾康王子熊麋也邾古洽反王子圍為

令尹圍康王弟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栢之下其草

不殖言楚君弱令尹強物不兩盛為昭元年圍弒邾敖起本

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取卞邑以自益使公治問問公起居公治季氏屬大夫璽

書追而與之璽印也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

敢告公治致使而還致季氏使命使所吏反及舍而後聞取卞發書乃公聞之

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言季氏欲得卞而欺我言叛益疏我祇音支公問公治曰

吾可以入乎以季氏疏已故不敢入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治

冕服以卿服也冕賞之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

歸式微詩邶風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式歸用也義取寄寓之微陋勸公歸也五月公至自楚公治致

其邑於季氏本從季氏得邑故還之而終不入焉不入季孫家曰欺其君何必

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

其臣大夫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言公畏季氏而賞其使非以我有德

且無使季氏葬我

葬靈王不書魯不書魯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印段

春秋左傳卷之九 襄公 三

年少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啓處官卑詩小雅盬不堅固也啓跪也言王事無不堅固故不暇跪處○盬音古上東西南北誰敢寧處謂上

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言我固事晉楚乃所以蕃屏王室王事無曠何常之有

遂使印段如周傳言周衰早於晉楚

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閹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閹以刀弑之

言以刀明近刑人

鄭子展卒子皮即位子皮代父為上卿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

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在喪故以父命也六斛四斗曰鍾是以得鄭國

之民故罕氏當掌國政以為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

民之望也民亦望君為善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

司城氏貸而不書施而不保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叔向聞之

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得掌國政民之歸

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升降隨宋盛衰

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治理其地修其城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

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大叔不書不親事知音智大叔音泰

子大叔見大叔文子文子衛大叔儀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

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也周宗諸姬

肄餘也屏城也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肄以二反

春秋左傳卷之九 襄公 四 承襄堂

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詩小雅

和協近親則昏晉不鄰矣其誰云之云猶旋旋歸之

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也子容高止也司徒華定也知伯荀盈也女齊司

儀也○女音汝賓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

容專是也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

速及禍也侈將以其力斃力盡而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為此秋高

昭二十年華定出犇陳傳

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謝魯為杞城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公將以射

者三耦二人為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玉父為一耦公

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為一耦鄆鼓父黨叔為一耦言公室卑能備於三耦

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使魯歸前侵杞田所歸少故不書弗盡歸也晉

悼夫人愠曰齊也取貨夫人平公母杞女也謂叔侯取貨於魯故不盡歸杞田先君若有

知也不尚取之不尚叔侯之取貨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揚韓

魏皆姬姓也八國皆晉所滅焦在陝縣揚屬平陽郡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

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武公獻公晉始盛之君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

東夷行夷禮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

何有盡歸之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

史不絕書書魯朝聘府無虛月無月不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

且先君而有知也母寧夫人而焉用老臣言先君母寧怪夫人之所為無用責我

杞文公來盟魯歸其田故來盟書曰子賤之也賤其用夷禮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不得

以壽歟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

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為昭四年豎牛作亂起本請觀

於周樂魯以周公故有天子禮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此皆各依其本國歌所常用聲曲

曰美哉美其聲始基之矣周南召南王化之基猶未也猶有商紂未盡善也然勤而不

怨矣未能安樂然其音不怨怒為之歌邶鄘衛武王伐紂分其地為二監三監叛周公滅之更封康叔并

三監之地故三國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淵深也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

盡被康叔之化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

淫亂懿公滅亡民猶秉義不至於困康叔周公弟武公康叔九世孫皆衛之令德君也聽聲以為別故有疑言為之歌王

王黍離也幽王遇西戎之禍平王東遷王政不行於天下風俗下與諸侯同故不為雅曰美哉思而不懼

其周之東乎宗周隕滅故憂思猶有先王之遺風故不懼為之歌鄭詩第七曰美哉其

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美其有治政之音譏其煩碎知不能久為之歌齊

詩第八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泱泱弘大之聲表東海者

其大公乎大公封齊為東海之表式國未可量也言其或將復興為之歌豳詩第十

之舊國在新平漆縣東北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蕩乎蕩然也樂而不

淫言有節周公遭管蔡之變東征三年為成王陳后稷先公不敢荒淫以成王業故言其周公之東乎○樂音岳為之

歌秦詩第十一後仲尼刪定故不同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天之至也其

周之舊乎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及襄公佐周平王東

遷而受其故地故曰為之歌魏詩第九魏姬姓國閔元年晉獻公滅之曰美哉風

淝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風淝中庸之聲婉約也險當為儉字

之誤也大而約則儉節易行惜其國小無明君也○風扶弓反又敷劔反又音凡為之歌唐詩第十曰

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晉本唐國故有堯之遺風

憂深思遠情發於聲○思息嗣反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詩第十二曰國

無主其能久乎注聲放蕩無所畏忌故曰國無主自郇以下無譏焉郇第十三曹第十四

言季子聞此二國歌不復譏論之以其微也○郇古外反為之歌小雅小雅小正亦樂歌之常曰美哉

思而不貳思文武之德無貳叛之心怨而不言有哀音其周德之衰乎衰小猶也猶

有先王之遺民焉謂有殷王餘俗故未大衰為之歌大雅大雅陳文王之德以正天下曰

廣哉鹿鹿乎鹿鹿和樂聲曲而有直體論其聲其文王之德乎雅頌所

德形容故但歌其為之歌頌頌者以其成美者不皆歌變雅功告於神明曰至矣哉言道備直而

不倨倨傲曲而不屈屈捷邇而不偏謙退○偏彼力反遠而不攜攜貳遷而不

淫淫過蕩蕩過復而不厭常日新哀而不愁知命樂而不荒節之以禮用而不匱

大德弘廣而不宣不自顯施而不費因民所利取而不貪義然處而

不底守之以道行而不流制之以義五聲和官商角徵羽八風平八

之氣謂節有度守有序八音克諧節有度也盛德之所同也有

殷魯故曰盛德之所同見舞象南籥者象南籥以籥舞也皆文王之樂○籥音朔曰美

哉猶有憾美哉美其容也文王恨不及已致大平見舞大武者武王曰美哉周之

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殷湯樂○濩音護又戶郭反曰聖人之弘也而

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慙於始伐見舞大夏者禹之樂曰美哉勤而不

德非禹其誰能修之盡力溝洫勤也見舞韶箠者舜樂○箠音簫曰德至矣哉

大矣如天之無不疇也疇覆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

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魯用四代之樂故及韶箠而季子知其終也季札賢明才博在吳雖已涉見此樂歌之文然未聞中國雅聲故請作周樂欲聽其聲然後依聲以參時政知其興衰

也聞秦詩謂之夏聲聞頌曰五聲和八風平皆論聲以參政也舞畢知其樂終是素知其篇數其出聘也通嗣君也吳子餘祭嗣立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納歸

之公說音悅下皆同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

歸難未歇也歇盡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其邑是以免於樂

高之難難在昭八年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

衣焉大帶也吳地貴縞鄭地貴紵故各獻已所貴示損已而不為彼貨利○縞古老反謂子產曰鄭之

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

後謂伯有適衛說遽瑗遽伯玉○史狗史朝之子史鮒史魚○公子荆

公叔發公叔文子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

戚戚孫文子之邑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猶

也爭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孫文子以戚叛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

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言至危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獻公卒未葬

遂去之不止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聞義能改適晉說趙文子韓

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言晉國之政將集於三家說叔向將行

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富必厚施故政

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

秋九月齊公孫薑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薑子尾竈子雅放者宥之

以遠○黃勅適反乙未出書曰出奔罪高止也實放書奔所以示罪高止好以事

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

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范叔士鞅也此年夏來聘

為高氏之難故高豎以盧叛豎高止子為于偽反十月庚寅閭丘嬰帥

師圍盧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遠邑於君齊人立敬仲之曾

孫黶敬仲高侯○黶於顯反侯音奚良敬仲也良猶賢也十一月乙卯高豎致盧而

出奔晉晉人城緜而寘旃晉人善其致邑

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黑子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

也伯有曰世行也言女世為行人○女音汝子皙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

有伯有將強使之子皙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

鄭大夫盟於伯有氏。禪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言不能久也。禪諶，鄭大夫。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紓，解也。○長，丁丈反。解音蟹。然，明曰：政將焉往？禪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言政必歸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子產位班，次應知政。善而舉，則世隆也。世所高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喪其精神，為子產驅除。即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也。不然，將亡矣。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音皮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音班

五月甲午，宋災。

天火曰災。

宋伯姬卒。

天王殺其弟佖夫。

稱弟以惡，王殘骨肉。

王子瑕奔晉。

不言出奔，周無外。

春秋左傳

卷九襄公

九

春秋左傳

春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其姬從夫諡也。叔弓，叔老之子。卿其葬事禮過厚，三月而葬，速。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

者，酒荒，淫書名罪之。不言復入，獨還無兵。

鄭人殺良霄。

冬十月，葬蔡景公。

無傳。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會未有言其事者，此言宋災故，以惡宋人不克已自責，而出會求財。○澶市，然反。

傳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通嗣君也。邾敖，即位。穆叔問

王子之為政何如。王子圍，為令尹。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

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

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子蕩，蕩罷。○與音預。助之，匿其情矣。子圍素貴，邾敖微弱，諸侯

皆知其將為亂，故穆叔問之。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在

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成。駟氏，子皙也。良氏，伯有也。若有所成，吾得見，乃

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愎。愎，狠也。○子皙，愎皮力反。

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此為

年秋良霄出奔傳。二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祀者。與衆也。城祀在往年。○食音似。絳縣人

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使言其年曰：臣小人

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

季於今三之一也。所稱正月，謂夏正月也。三分六甲之一，得甲子甲戌，盡癸未。吏走問諸朝

皆不知。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卻成子于承匡之歲也。在文是

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

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叔孫僑如、叔孫豹皆取長狄名。○鹹音咸。史趙曰：

亥有二首六身。史趙晉大史，亥字二畫在上，併三六為身，如筭之六。下二如身，是其日數

也。下亥上二畫，豎置身旁。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文伯士弱

之。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屬趙武。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

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由用也。使吾子辱在泥

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為政，辭以老，與之田。

使為君復陶。復陶，主衣服之官。以為絳縣師。縣師，掌地域辨其夫家人民。而廢其輿

尉。以役孤老故。於是晉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

媮也。媮，薄也。有趙孟以為大夫，有伯瑕以為佐。伯瑕，士文伯。有史趙師

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

乎。勉事之而後可。傳言晉所以強不

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駟良也。君子是以知鄭難之不已

也。鄭伯微弱不能制其臣下。君臣詛盟故曰亂未已。

蔡景侯為天子般娶于楚。通焉。天子弑景侯。終子產言有子禍也。為于偽反。

初。王儋季卒。儋季周靈王弟。儋丁甘反。其子括將見王而歎。括除服見靈

單公子愆期為靈王御士。過諸廷。愆期行過王廷。單音善。聞其歎而言曰

烏乎。必有此夫。欲有此朝廷之權。烏乎本又作嗚呼音同。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

不感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

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靈王子。景王弟。佞夫弗知。戊子。儋括

圍蔣。遂成愆。成愆為邑大夫。蔣音止又音市。成愆奔平時。平時周邑。五月

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五子周大夫。括瑕廖奔晉。

或叫于宋大廟。叫呼也。大音泰。曰。譖譖出出。譖譖熱也。出出戒。鳥鳴

于亳社。社殷妖也。如曰。譖譖。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姆女

君子謂宋其姬女而不婦。女待人而行。婦義事也。義從宜也。伯姬

時年六十左右。

六月。鄭子產如陳。涖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

不可與。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

後。天子卑。大夫敖。政多門。政不由一人。以介於大國。介，間也。能無亡乎。

不過十年矣。為昭八年。楚滅陳傳。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也。傷伯姬之過災。故使卿共葬。

鄭伯有著酒為窟室。窟室，地室。者，市志反。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

朝者曰：公焉在？家臣故謂伯有為公。其人曰：吾公在壑谷。壑谷，窟室。皆自朝布

路而罷。布路，分散。既而朝。伯有朝鄭君。則又將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夷

子。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雍梁，鄭地。醒而後知之。

遂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仲虺，湯左相。云：亂者取之。亡者

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罕，子皮。駟，子皙。豐，公孫段也。三家本同母兄弟。

伯有汰侈。故不免。三家同出。而伯有孤特。又汰侈。所以亡。人謂子產就直助疆。謂時

子皙直。三家疆。子產曰：豈為我徒？徒，黨也。言不以駟良為黨。國之禍難。誰知所敝。或

主疆直。難乃不生。言能疆能直。則可弭難。今三家未姑成吾所

欲以無所附著為所。辛丑。子產斂伯有氏之歿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

不與於國謀。力豔反。印段從之。義子產。子皮止之。眾曰：人不我順。何止焉。

子皮曰：夫子禮於歿者。况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

子石八。子石，印段。皆受盟于子皙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

大宮，祖廟。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師之梁，鄭城門。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

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

瀆入墓門鄭城門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馬師頡子羽孫駟

帶率國人以伐之駟帶子西之子子皆之宗主皆召子產駟氏伯子產曰兄

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兄弟恩等故無所偏助伯有死於羊肆羊肆市列子產

禭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

斗城斗城鄭地名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

禮禍莫大焉乃止斂葬伯有為有禮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懼禍

復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

質于河子上駟帶也沈珪於河為信也酸棗陳留縣使公孫肸八盟大夫已已復歸

游吉歸也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八也既出位絕非復鄭大夫於

子蟜之卒也子蟜公孫薑卒在十九年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

會葬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子羽公孫揮以莠喻伯有

伯有後知其不能久存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降婁奎婁也周七月今五月降婁中而天

明降禪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指降婁也歲星十二年而一終歲不及此次

也已不及及其亡也歲在姬訾之口姬訾營室東壁二十八年在姬訾是歲星停在玄枵

二年姬子須反訾音茲其明年乃及降婁僕展從伯有與之

皆死僕展鄭大羽頡出奔晉為任大夫羽頡馬師頡任晉縣今屬廣平郡雞澤

之會在二鄭樂成犇楚遂適晉羽頡因之與之比而事趙文子

言伐鄭之說焉以宋之盟故不可宋盟約弭兵故子皮以公孫鉏為馬

師子代羽頡

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蔣掩蔣掩二十五而取其室年為大司馬申無宇曰王

子必不免無字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

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偏佐而王之四體也俱股肱也絕民

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為昭

十三年楚弑靈王傳○去起呂反艾魚底反

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

武齊公孫蔓宋向戌衛北宮佗佗北宮括之子○佗音沱鄭罕虎虎子皮及小

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于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

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

信寵名皆棄不信之不可也如是寵謂族也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

右信之謂也詩大雅言文王所以能上接天下接人動順帝者唯以信又曰淑慎爾止無載

爾僞不信之謂也逸詩也言當善慎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

宋災故尤之也傳云既而無歸所以釋諸侯大夫之不書也又云宋災故尤之所以釋向戌之并貶也成為正

卿深致火災燒殺其夫人未聞克已之則卿深致火災燒殺其夫人未聞克已之則不書魯大夫諱之也

向戌既以災求財諸大夫許而不歸客主皆貶君子向戌既以災求財諸大夫許而不歸客主皆貶君子

鄭子皮授子產政伯有死子皮知政辭曰國小而偏偏近族大

寵多不可為也為猶治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

無小言在治政小能事大國乃寬為大所恤故也子產為政有事伯石賂與

之邑伯石公孫段有事欲使之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言鄭大夫共憂鄭國

獨賂之事何為子產曰無欲實難言人不能無欲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

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言成猶在我非在他也何愛於邑邑將焉往

言猶在國子大叔曰若四國何恐為四鄰所笑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

言賂以邑欲為和順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鄭國史書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

後國家安先和大族而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要其成也既伯石懼而歸邑卒

與之卒終也伯有既歿使大史命伯石為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

更命大史已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為人

也惡其虛飾使次已位與其作亂故寵之子產使都鄙有章國都及邊鄙車服尊卑各有分

部分上下有服公卿大夫服不相踰田有封洫封疆也廬井有伍廬舍也九

夫為井使大人之忠儉者謂卿大夫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其

有罪而斃踏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田獵也曰唯君用鮮

鮮野踏蒲北反衆給而已衆臣祭以芻豢為足子張怒子張豐卷退而徵役召兵欲攻子產子產

犇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請於公三

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田里所收入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

取我衣冠而褚之褚畜也奢侈者畏法故畜藏○褚音主畜音蓄取我田疇而伍之孰

殺子產吾其與之並畔為疇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

我有田疇子產殖之也

殖生也子產而歿誰其嗣之

嗣續也傳言鄭所以興

經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公不居先君之路寢而安所樂失其所也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不書葬未成君

巳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諸侯會葬非禮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不稱弒者主名君無道也

傳三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

孟將歿矣其語偷不似民主

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

八九十者弗能久矣

若趙孟歿為政者其韓子乎

吾子盍與季孫言之

可以樹善君子也

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

樹焉使早備魯

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言朝不及夕偷之甚也。厭於鹽反。又與季孫語晉故。如孟孫言。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在昭元年。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為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平丘，在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

齊子尾害閻丘嬰，欲殺之，使帥師以伐陽州。陽州，魯地。我問師故，以師往問齊。夏五月，子尾殺閻丘嬰，以說于我師。言伐魯者嬰所為也。伐陽州，不書不成伐。工偁灑消竈，孔虺賈寅出犇首。四子嬰之黨。○偁，力侯反。灑，所蟹反。消，生

領出羣公子。為昭十年樂高之難復羣公子起本。

公作楚宮。適楚好其宮，歸而作之。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尚

書大誓亦無此文。故諸儒疑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拱璧。拱璧，公大璧。以與御人。

納諸其懷而從取之，由是得罪。得罪，謂魯人薄之故。子孫不得志於魯。

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胡，歸姓之國。敬歸，襄公妾。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

毀也。過哀毀瘠，以致滅性。

已亥，孟孝伯卒。終穆叔言。立敬歸之弟齊歸之子公子稠。齊，諡稠，昭公名。○稠，

直由穆叔不欲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立庶子，則以年。

鈞擇賢義鈞則上。古之道也。先人事後上筮也義鈞謂賢等非適嗣何必姊之

子。言子野非適嗣適子歷反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

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

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言其嬉戲無度。比於是昭必祕反衰七雷反

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為昭二十五年公孫於齊

傳

冬十月。滕成公來會葬。惰而多滌。惰不敬也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

矣。意於其位而哀已甚。兆於歿所矣。有死兆能無從乎。為昭三年滕子卒傳

癸酉。葬襄公。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

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

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充滿斥見言其多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

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館舍也高其閭闕。閨門也。開戶且反闕獲耕反

厚其墻垣。以無憂客使。無令客使憂寇盜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

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牆。葺覆也以待賓客。若皆毀

之。其何以其命。寡君使句請命。請問毀垣之命。其音恭句古害反對曰。以敝邑

褊小。介於大國。介間也誅求無時。誅責也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

以來會時事。隨時來朝會逢執事之不聞。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

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

之不敢輸也薦陳猶獻見也。○間音開。暴步卜反。下同。其暴露之則恐燥溼之不時

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僑子產名。文公晉重耳。宮

室卑庠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廡繕修司空

以時平易道路易治也。○庠音婢。亦音甲。觀古亂反。巧人以時填館宮室巧人塗者填塗也。○巧音烏。

諸侯賓至旬設庭燎庭燎設火於庭。僕人巡宮巡宮行夜也。○行下孟。

車馬有所有所處。賓從有代代客役。巾車脂轄巾車主車之官。隸人

牧圍各瞻其事瞻視客所當得。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展陳也。謂羣官各陳其物以待賓。

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賓徂速去。則車不廢。憂樂同之事則巡之巡行也。教

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蓄患言見遇如此寧當復有蓄患邪。無寧寧也。

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溼。今銅鞮之宮數里銅鞮晉離宮。鞮丁兮反。而諸

侯舍於隸人舍如隸人舍。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門庭之內迫近。又

盜賊公行而天癘不戒癘猶災也。言水潦無時。賓見無時命不可知

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問晉命已。

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言鄭與魯亦同姓之憂。若獲薦幣薦

脩垣而行行去也。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反命於晉君。趙文

子曰信信如子產言。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羸諸侯羸音盈。

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禮加敬。厚其

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

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釋矣民之莫矣詩大雅言辭輯睦則民協同辭說釋則民安定莫猶定也其知之矣謂詩人知辭之有益

鄭子皮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禮也得事大國之禮

莒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輿犁比莒子密州之號既立展輿立以爲世

又廢之犁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

弑之乃立展輿立爲君去疾奔齊齊出也母齊女也展輿吳出也爲明年

書曰莒人弑其君買朱鉏買朱鉏密州之字言罪之在也罪在鉏也傳始例申明君

臣書弑今者父子故復重明例

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狐庸巫臣之子也成七年適吳爲行人通路也通吳晉之路趙

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延州來季禮邑巢隕諸樊在二十五年

闞戕戴吳在二十九年戴吳餘祭祭側界反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

之命也非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嗣君謂夷末甚德而

度德不失民民歸德度不失事審事情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啓也

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

言其三兄雖欲傳國與之終不肯立

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文子北公位襄公獻公子宋之盟故也

晉楚之從交相見也過鄭印段廷勞于棊林如聘禮而以勞辭用聘禮而用郊勞之

辭○廷于凡反勞力報反

文子八聘

報印

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

客逆文

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

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詩大雅濯以水濯手

禮之於政如熱

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

此以上文子辭

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

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

其貌美其才秀

公孫揮能知

四國之為

知諸侯所欲為

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

善為辭令神謀能謀於野則獲

得所謀也

謀於邑則否

此才性之蔽

鄭

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

與神謀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

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

也傳跡子產行事以明北宮文子之言○乘去聲

鄭人游於鄉校

鄉之學校

以論執政

論其得失

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

何患人於中

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

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

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

為忠善則怨謗息○朝直遙反

不聞作威以防怨

欲毀鄉校

即作威

豈不遽止然猶防川

遠畏懼也

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

也不如小決使道

道通也

不如吾聞而藥之也

以為已藥石

然明曰蔑

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

春秋左傳卷九 三十一

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仲尼以二十二年生於

子皮欲使尹何為邑為邑大夫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尹何年少子皮曰愿

吾愛之不吾叛也愿謹善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夫謂子

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以政與之猶未

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多自傷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

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

美錦不使人學製焉製裁也○厭於甲反又於輒反下同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

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言官邑之重多於美錦僑聞學而後

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

則能獲禽貴習也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

子皮曰善哉虎不斂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

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

身也我遠而慢之也慢易也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

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知謀慮不足謀其家自今

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

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

子產是以能為鄭國傳言子產之治乃子皮之力

春秋左傳卷九 襄公 三十一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言語瞻視行步不常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詩邶風棣棣富而閑也選數也○鮮息淺反言君臣上下父

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詩大

雅攸所也攝佐也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

逸書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

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大雅又言文王行事無所對酌唯在則象上天紂囚文王七

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

駕而降為臣文王問崇德亂而伐之三句不蠻夷帥服可謂畏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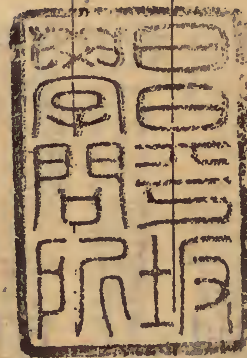
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

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

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

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樂音洛
又音岳



春秋左傳卷十九終

文化甲戌

